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青春島

王鴻達
著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青春島

王鴻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岛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3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 - 7 - 5205 - 0890 - 2

I. ①青…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0312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未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75 字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暑热像一条伸得长长的狗舌头，潜伏在操场上。瓦白瓦白的太阳吊在炫目的空中。午后的热浪一阵一阵无声地袭来，每个人的后背都被大汗浸湿透了。

那个黑铁塔般的身影一动不动地站立在操场中央，那张黑脸绷得紧紧的。他的目光似乎比毒日头还要灼人哩，队列里都不由自主地变得鸦雀无声，只有大檐帽下一张张汗津津的脸上，不断有咸涩涩的透明汗珠滚落下来，刚刚掉到白炽炽发烫的地面上，就“哧哧”地被蒸发掉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远处的江边上没有一丝风吹来。

“一、一二一！”军体委员的公鸭嗓叫声比铁栅栏院墙外草丛里的蝈蝈叫声还烦人，干巴巴的尖涩刺耳。“嚓——嚓——”一排排正步方阵队列挺着胸脯走过来，又挺着胸脯走过去，笔直的腿踏成一排，崭新的黑皮鞋齐刷刷闪动出一排狰狞的黑色光泽。

操场上踢踏起来的尘埃久久未能飘散，四周飘浮的细微颗粒像太阳爆炸时产生的黑子。可是谁都知道太阳不会在这个时候爆炸，无论是老欧阳，还是“博士”。“博士”曾预言太阳将会在下个世纪的某一年发生爆炸，更确切地说是与别的行星发生碰撞，因为那颗行星已偏离了自己运行的轨道。坏啦，大个子老邱的步子又偏离了自己的运行轨道，他抢先迈出去半步，脚步踢在了前边那个人的屁股上，王西林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嘴巴张成了半圆

形，两耳里有什么东西嗡嗡响了起来，屏住了呼吸……好在那个人是“臭虫”，这个胆小鬼没有声张，只是痛苦地咧了咧嘴。

他又把目光偷偷溜出队列去。

老欧阳的目光这会儿正盯着排头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至少有半个时辰了。他两手笔直地垂在裤线中线缝上，浆洗过的制服烫得板板正正，腰间紧束着皮带，连大盖帽带都勒得紧紧的。黑脸膛，长下巴刮得青光，威严的目光正随着队列在慢慢移动。

毒辣辣的日头像要把操场上每一个疲惫的躯体里水分都蒸发干。炽热的空气似乎划根火柴就能点燃。中午在食堂，老邱比别人多喝了两大碗绿豆汤，这会儿，汗水正顺着黝黑的脖颈畅快地往下流呢。

“今天是几号？”

“28号。”

“晚上去江边。”他咬着老邱的耳根小声地说。

“没问题。”老邱会意地眨眨眼睛。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溜号，他在心里小心地告诫自己。

两周前的一天晚上，他和老邱偷偷溜出学校去，在岛上的一个录像厅里看了一场电影，是美国大片《阿甘正传》。回来翻越铁栅栏时被值周生发现了，报告给了三班的区队长欧阳宝臣，结果他们两人分别被扣了十分，还罚了两人周日不得离校外出。十分就是二十块钱助学金呢！二十块钱够在道里区马迭尔街上那家老式面包作坊店里买十个面包了。这段日子里他老觉得肚子有些饿得慌，一定是这倒霉的军训练的。狗日的老欧阳！

“立——定！稍息！”

老欧阳颀长的身子习惯性地往前倾斜了一下，差点儿撞到前面的人身上，队列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军体教官欧阳宝臣朝队列前走了过来，他脸色有些阴沉，让队列里的警校生刚松下去的心又提了起来。

他走到队列前，鹰一样的目光扫视了一眼，板着毫无表情的面孔，慢慢地从排头踱到排尾。警校生们个个大气不敢出，有人低下了头。

“第三排第四列第七名警生出列！”

老邱像霜打的茄子蔫蔫地走了出来。他的水蛇腰明显矮了半截下去。

“听口令：正步——走！”

老邱刚刚走出去两步，抬起的右手臂就和抬起的右腿同时摆向了一侧，他又走顺拐了。队列里发出了小声的“哧哧”的笑声，低沉压抑的笑声像傍晚江面上的波浪一样传遍了整个队列。

“安静！”军体委员周跃文赶紧低声喝道。

欧阳宝臣转过身来扫视了一眼，队列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老欧阳似乎有意要出他的洋相，让他一直这么朝前方走下去……阳光直射着老邱的后背。老邱的大腿和手臂越发僵硬起来，简直像螳螂一样。有人在暗暗掐自己大腿。

王西林没有笑，他感到有点儿眩晕，又有点儿恶心，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你是说这周四的晚上有狮子座流星雨？”

“是的，一点儿没错。”

“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一百年才能看到一回，而且我看晚报上说太阳岛是最佳观测点。”

“我可不想为这个去冒险……”

“一篇公安应用文怎么样？下周五可能是这个科目的小考，你只要把我送出去就行。”

老邱眨巴眨巴他的那双长眼睛，最后说：“好吧，不许向任何人讲。”

“我保证。”

他可别出啥问题，如果被罚去关禁闭，那个时间段的门岗值日生换了别人来站，那么这一切都泡汤了。

“立——定！”老欧阳转过身来，目光又重新落在了队列里，他并没有叫老邱入列。

“第二排第四列警生出列！”

是在叫“臭虫”？王西林一惊，又出了一身虚汗。“臭虫”还不知是在叫他，懵懵懂懂地张着眼睛望望左右。

“叫你呢，听见没？大脑反应迟钝！”周跃文小声提醒了他一句。

小个子李晨希走了出去，他一直走到老邱跟前才听到欧阳教官猛不丁喊道：“立定——”

“出列的两名警生听口令——立正！向后——转！向右——转！向——左——转！”

这又是老欧阳喜欢干的把戏。“臭虫”的方位感极差，常常转错方向。当然在老欧阳这么快的口令面前，谁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何况这么歹毒的太阳已经晒得人头晕眼花了。他俩的身体常常转到相反方向来，撞了个满怀，又赶紧回过头去，出尽了洋相。

又是一阵大笑，这一次更为大胆，连周跃文这个假模假式的家伙也忍不住跟着笑了。大家的面孔依旧保持着严肃的神情，那笑声发自胸腔处，穿过气管声带，到了唇边戛然而止，目光呆呆地望着前面空地上两个旋转成陀螺倒霉的身影。

刺目的太阳在他俩头上变得大了起来，直直地照射下来，太阳火辣辣的光线像太阳雨，在他俩的头上跟着旋转。“臭虫”那傻瓜脸这会儿憋得通红，血液在倒流。

“嘭——”“臭虫”的头撞在了老邱下巴颏儿上，“臭虫”痛苦地咧开了嘴，捂起了脑袋。

太阳在王西林的眼前爆炸了，他眼冒金星，一串亮晶晶的汗珠争先恐后从他额头上、脖颈上飞蹿下来，两耳里塞满了一阵肆无忌惮嘶哑的笑声。无数的金星又变成了太阳的黑子，从天空中像尘埃一样散落下来……

王西林眼前一黑，身体慢慢地向发烫的沙土地面上倒下去。

“啊——”人群里发出一阵尖叫，“报告欧阳教官，有人晕倒啦！”

“肃静！保持肃静！”

/

道里区正阳河街上 137 号是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不知道老邱和周跃文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街道阴暗狭窄，哪个没盖严的污水井下面泛着一股刺鼻的怪味儿，下过雨的街面上汪着坑坑

洼洼的积水，要跳着脚才能走过去。胡同两旁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火，晦暗的彩色灯光反射在脚下的积水洼里，一不小心，就溅起一片水珠儿来。周跃文脚上是一双刚刚新买的乔丹牌球鞋，周跃文和老邱在前面像长臂猿一样灵巧地跳着脚。

红蜘蛛网吧他是第一次来，就是学校附近的网吧他也很少去，姨妈给他的零花钱很少，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老邱和周跃文曾嘲笑过他是山里人。嘲笑的理由之一就是现在的中学生哪个没去过网吧、迪吧？可是他真的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不管你信不信。在他待过的那个林区小镇那所中学里，别说是开微机课，就是连电脑是个什么样都很少有人见过。“你真可怜，山炮！”他俩都很同情他，像看外星人一样打量他。

周跃文是个一脸粉刺的家伙，脸上长了许多红疙瘩，洗澡时总爱用毛巾抽打别人的屁股。他高出邱铁和王西林一届，都是六十九中的学生。周跃文在学校里爱出风头，最早认识周跃文还是通过学校那次“足球事件”，高三年级的足球队和高二年级的足球队进行年度冠亚军比赛。周跃文事先买通了裁判，在踢到二比二平离终场还剩下十分钟时，高二年级组的那个高个子带球躲过了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的防守，冲进了对方球门前的禁区内，临门一脚，球直射入网。正当高二年级的啦啦队在看台上要起立欢呼时，裁判举起了手中的黄旗，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看台上一片哗然，愤怒的高二年级学生往场内扔起了书本、饮料瓶子。场上的那个高个子球员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怒气，一脚把足球踢向了裁判。结果被红牌罚下，重新开球后，场上踢出了火药味儿，不断有双方球员被撞倒，高三队获得了罚点球的机会，点球正是由周跃文来罚的，这个家伙洋洋得意地走向罚球点，还向守

门员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然后飞起一脚抽射，球飞进门内。三比二，高三年级队获得了冠军。

终场的哨声一响，被激怒的高二年级啦啦队冲进了场内，和涌进场内欢呼庆祝胜利的高三年级啦啦队发生了冲突，双方球员也厮打在了一起，当场就有两三名学生被抬进了医务室。那个裁判早已抱头鼠窜不见了踪影。

这件事情并没有算完，尽管事后校方做出了解散双方球队的决定，那个体育老师也被开除了，可是一天下晚自习时，周跃文被人堵在了厕所里，一顿蒙头胖揍，出来时鼻青脸肿。揍他的人里就有那个大个子球员邱铁。

仅仅过了两个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了老邱的身上，老邱挺着身子站在小便池子上，从外面蹿进来几个人把他抱住了，一阵拳头过后迅速撤去了。老邱门牙被打掉了一颗，可是他一声没吭。那天正巧王西林也蹲在里面解手，那几个人身手敏捷而又凶狠，有两个人不像是学校里的学生，像是社会上的混混儿。王西林目睹了这一切，吓得腿肚子直哆嗦。出来后，周跃文站在门口眼睛斜睨着老邱：“你打算报告给学校教导处吗？”老邱吐了一口血唾沫说：“我没有这个习惯。”他要是告发，他就不是烟厂街长大的孩子了。“那好，一比一扯平了。”周跃文回头望望王西林，“山里人，如果你向学校告发了这件事，我会叫你从六十九中滚蛋的。”

王西林知道这个家伙能说到做到的。他亲眼看到校长坐过他父亲的轿车，那是一辆深米色的凯迪拉克轿车，每到周末，它总是无声地从学校大门的侧门开进来，而后大摇大摆地停在高中部楼前的操场上。而别的家长来接学生的车都停在拥挤的学校大门

外。周跃文这个家伙总是慢腾腾地走出来，等他坐上了车，凯迪拉克轻叫了一声向校门口蹿去，门口上两个保安乖乖地给它打开了大门，它一溜烟儿地超过了所有的车，马路两旁还不时传来女生躲车时夸张的尖叫声……

总之，校长跟他父亲的关系不错。学校里的电动折叠拉链门以及校园里的灯光篮球场地都是周跃文的父亲赞助的。他父亲是“优秀企业家”。

果然没见学校再追究这件事，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有一天，周跃文在校园里碰到老邱，拍了他一下肩膀，说够爷们儿。老邱挤了挤他的长眼睛没有说话。不打不相识，周跃文就这么和老邱有了来往。

邱铁私下里跟他说：“你知道周跃文这杂种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吗？”王西林摇摇头，他对香烟不感兴趣。而老邱对香烟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喜好。老邱说是大中华。这种牌子的香烟他从老邱嘴里知道，要十五块钱一盒。

“他多大啦？”老板娘倚在门框上问。

“怎么，你查户口吗？”邱铁嬉皮笑脸地盯着她。老板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少妇，不高的身材略微有点儿发胖，眼睛总像没睡醒似的眯缝着，大概总是熬夜的缘故吧，虚白的面皮有些松弛。

“我可不想招惹麻烦，这两天警察和文化市场稽查处的那帮家伙可查得厉害。”

“他十八岁，比我小一岁。放心吧你。”周跃文说，并往里面扫了一眼。

其实他刚过完十七周岁生日，如果要查身份证的话，就一定

会露馅的，可是她没有要。

周跃文摸出一支香烟来，递给了她，并熟练地打开了打火机为她点上。在把打火机放进裤兜里的同时，顺手拍了一下她的屁股，她看了一眼长过滤嘴烟的牌子，满意地吐了口烟圈，放他们进去了。

她说得一点儿没错，六十九中学周边那几家网吧这两天都被关闭了。周跃文这次期中考试数学考砸了，他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

网虫们像甲虫一样伏在电脑桌前，没有谁注意他们进来。苍白的日光灯晃得这屋子里的人都像虚幻的影子一样不真实，屋子里还散发着一股臭脚丫子的味道，有两个学生模样的男孩把脚丫子放到了电脑桌沿上，桌子上随便乱放着几个空康师傅方便面圆桶盒和几个空矿泉水瓶子。

“你常来吗？”

“不，我这是第一次。”

“看你就是个新手。”

刚刚进入 Yahoo 网站心雨聊天室，就有一个名叫“天天触电”的家伙过来问他。

真奇怪，在学校的微机课堂上，他已练到每分钟能打三十个字了，可这会儿手却像脚丫子一样笨得不听使唤，半天才蹦出一个字来，而且，还有点儿语不搭句。

“你是个小学生吗？”又有一个叫“吸血虫”的家伙跟过来盯上了他。

“不，不是，我是个高中生。”

“那你的功课一定不错啦。”

他听出了他的讽刺，对着屏幕他脸红了。

“喂，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这个胆小鬼，你今天一定有一门功课考砸了吧，哈哈！”

他说得一点儿没错，不过不是我，是周跃文，他今天数学只考了三十分。

他往那边扭过头去，周跃文在玩儿一种航母海空大战的游戏，嘴里还在不停地叨叨咕咕兴奋地说着什么。而老邱呢，则神色显得有点儿诡秘，脸色激动得发红。他一定是在浏览黄色网站，刚才他还要过来给他打开迷死你魔女网页，他没叫他打开。

老板娘坐在门口一把掉了漆的黑铁靠背椅子上，嘴里已经哈欠连天了，头一点一点地往下垂，不过她眼睛却很警觉地不时地从门缝里向外瞄上一眼。

他不想再待在心雨聊天室里像个傻×一样向每个人问“你好”了，他离开了心语大厅，走进了“菩提树下”聊天小屋里去了。这里只有三个人在线。

“你为什么叫‘独行侠’？你很孤独吗？”

“是的，我很孤独。”

“太阳雨”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叫他觉得有点儿喜欢，至少不像“天天触电”“吸血虫”“洋娃娃”这样的名字一样既俗气又让他讨厌。

老邱的脸色一阵潮红过去后，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我想我们该走了，不早了，学校过了九点可就要关门了。”

他俩站起身来，看到桌前有的网虫已趴在桌子上打起鼾来，看来他们是要在这里过夜了。

“再等一下，山本五十六就要完蛋啦。”周跃文一脸兴奋和

灿烂，屏幕上有几个骷髅在甲板上行走。甲板上堆着一群乌鸦形状的战斗机群，战斗机群挂着炸弹在敌方战舰上俯冲下来自杀性爆炸了。战斗机和战舰纷纷像甲虫一样从屏幕上消失了。他俩互相瞅瞅，周跃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太他妈的过瘾啦！”周跃文脸上的每颗粉刺都涨得通亮。

“要走了吗？”正在那里垂头瞌睡的老板娘抬起头来，睁开了眼睛。

“嗯哼。”

“想不想玩儿点更刺激一点儿的？”她几乎是半睁着眼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

周跃文停下了刚迈到门外的脚，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与老邱面面相觑。

老板娘神秘秘地眨眨眼睛，同周跃文耳语了几句什么，说：“往前走过五十米，拐过右侧的那条胡同口就是。”

周跃文又过来同老邱耳语了几句什么，他看到老邱略微迟疑了一下点点头。王西林不知道他俩在说什么，可他俩的神色告诉他今晚不可能在学校大门关门后返回学校去了。

2

穿过那条街的胡同口，果然在一条很黑的巷子里看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亮着一盏红灯箱，灯箱上写着“夜莺歌厅”。

走进去，光线暗淡的屋子里没有别的客人，只有一位小姐手

拿着黑色麦克风在对着大屏幕低声吟唱。她的嗓音不错。见有人进来，老板娘从一道门帘挡着的里间迎了出来，她的熊猫似的圆眼睛在静默的黑暗中闪闪发亮。老邱说他们是刚才红蜘蛛网吧老板娘介绍过来的。她顿时变得格外热情起来，喊两个姑娘出来，两个袒胸露背的姑娘就扭着细腰走了出来，一左一右挽住了周跃文和老邱的胳膊，在外边车厢似的卡座上坐了下来。

老邱回头冲仍呆呆站在门口边上的他挤了一下眼睛，并冲那个姑娘甩了一下头，那个姑娘就冲他这边走过来。她就是刚才站在屏幕前唱歌的那个姑娘，王西林有点儿慌张地挡开了向他软绵绵揽过来的一双姑娘的手，与她稍稍拉开点距离被她牵着走到卡座里坐下了。他有些局促不安，冷不丁走进这么暗的屋子里，叫他的眼睛一下子无法适应。大屏幕上失去了歌声的空白处，一个妖艳的女子在海边沙滩上做着各种媚态，涂着红红口红的嘴唇像抹上了野草莓，那在烈日下疯长的野草莓充满了诱人的香气。可是这里的香气却叫人头晕。

“先生们，要喝点什么？”

“瞧瞧，她叫我们什么，她叫我们先生。”老邱俏皮地冲他俩眨了眨眼睛，凑在他的耳边低声说。

“啤酒，上啤酒。”周跃文大声喊道。

啤酒端上来了，又端上来一盘山楂片、一盘白瓜子、一盘美国腰果花生仁和一盘水果拼盘。老邱和周跃文很豪气地端起酒杯与姑娘们碰了一下，一口干尽底了。王西林则小心地喝了一口。

周跃文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放在了身边姑娘的大腿上，这个姑娘穿着黄色超短裙，跷着两条白皙的大腿，敞开的胸前露出黑色的乳罩，高耸的乳房像两座小山峰。他不敢抬起头去看。“该走

了，我们该回去了。”他小声地嘟囔道。

“别担心，到时候我们翻院墙进去，没人会知道的。”老邱悄悄地说，他的手也在下边悄悄摸着另一个姑娘的大腿。

“你在想什么呢，作家？”周跃文冲他眨着眼睛，“今晚我请客，所有的账单都由我来付，你只要明天中午前把我要的那篇作文交给就我好啦。”这个家伙还没忘记明天下午的语文考试，不过他讨厌他这个时候叫他作家。

周跃文不知什么时候走到吧台前去，站在那里同老板娘在低声说着什么，他脸上的表情有些暧昧。他不时地把眼睛瞟过来同那个姑娘在挤眉弄眼，看来他是老手了。

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贴着老邱的耳根说了一句：“一切都谈妥了，走，我们跟她们到里边去。”

王西林明白过来，他俩要干什么了，突然紧张起来：“不，不，我困了，我想回去睡觉。”

“别紧张，山里人，我们可不能辜负了人家的好意呀。”老邱冲他挤了一下眼睛。

他几乎是被他们两个拉拽着走到里边房间去的。穿过一条只能容一个人的身子走过的走廊，那姑娘的手一把揽住他的腰，他的身体就发软了，还发抖。

“抓紧点儿……”临进去前，又听老邱这样叮嘱了他一句。

一走进这间狭窄的房间里，王西林就感觉像掉进了一个蒸笼里，汗水立刻顺着他的脖子淌了下来。屋子里没有窗户，门也被严严实实反锁上了，低矮的棚顶吊着一盏很暗的红灯泡，刚能模模糊糊看清楚屋里的一切。

屋里四面的墙壁上软包着粉红色的麻纹墙布，墙壁上贴着一

些过时的电影明星和歌星的画报，有他认识的刘晓庆、郑绪岚、朱明瑛……他不知该不该和她一起坐到那张床上去，屋里只放着一张床。床上乱扔着胸罩、歌片，她一股脑儿推到床头下面去，黄色的床单有点儿脏。此外，再无别的地方可以坐。

“你怎么还不脱衣服呢？我们可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她背过身去，坐在床上一件一件在脱衣服，墙上晃动着她白皙身子的模糊影子，令他口干舌燥，心跳发热。

“请……等一下……”他嗓子干涩结巴地说道。

她转过脸来，她脸上鼻翼的侧下方有一颗美人痣，一双黑黑的长睫毛扑闪的眼睛有点儿奇怪地望着他。

“我们就这么坐会儿好吗？钱我会叫他们照付……付给你的……”

她停住了手，其实她已经脱得只剩下两只黑蝴蝶形状的乳罩和一条黑色三角短裤了。

“你、你的歌唱得真好。”

“你说什么？”她没听清。

“我是说你的歌唱得真好听。”他用衣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他不敢去看她。

“你喜欢？”

“是的……那是一张谁的歌片？”床头上有一张没被扫到地上的唱片。

“郑绪岚的。”她瞥了一眼说道。

“你也喜欢她的歌吗？那首、那首叫《太阳岛上》……”他又有点儿结巴起来。

“是的……”她的神色慢慢安静下来，从床上一只绿烟盒里